



義五俠三



李553-2

# 三侠五义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三侠五义

(全二册)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由香港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5 字数 518,000

1980 年 6 月新 1 版 1988 年 8 月新 2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 , 396

ISBN 7-5325-0570-7

I·225 定价：4.05 元

## 前　　言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一八八九年俞樾初见此书，认为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殊涉不经”，便参考《宋史》和《默记》等加以删改。他还认为书中所叙不只三侠，“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即柳青、陆彬、鲁英等人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就改名为《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并行流传。所以《三侠五义》就是《七侠五义》的前身。我认为小说究竟不是正史，为了风格的统一，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便仍予保存，其他基本上也依照《三侠五义》章回校订，因此本书仍题作《三侠五义》。

这部侠义小说在武侠小说中是较好的一部。书中前半部大致写宋朝的包拯任职开封府尹，不畏权势，铡了皇亲国戚；以后就叙述一些侠义之士“除暴安良”的故事。它不同于一般宣传荒诞神怪的剑侠小说。那些剑侠小说所虚构的，不是你上这座山，他上那座山；就是你是这个派，他是那个派；而剑客们不是手执飞剑，就是口吐白光，互斗不懈。在《三侠五义》中就找不到这类神怪的剑侠。所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上称赞这部书道：“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也就是说这部书较少荒诞和神怪的成分。

其次，这部书的艺术成就也是值得提出的。鲁迅先生称赞《三侠五义》及其续书道：“绘声状物，甚有评话习气。……石

玉昆殆亦咸丰时说话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这是极为中肯的话。他指的，主要就是咸丰年间说书艺人石玉昆（约一八一〇——约一八七一）所说的《三侠五义》。这部书人物描写得很有个性，象白玉堂的骄傲好胜，蒋平的机智，艾虎的粗中带细，欧阳春的稳重，赵虎的卤莽……都写得很好。鲁迅先生也说：“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当然，这部书是存在缺点的。虽然我前面屡引鲁迅肯定此书的话，但就思想性而论，鲁迅却认为远不能和《水浒》相比。在《三侠五义》中，这些侠义之士的“除暴安良”，虽有点象《水浒》的英雄，其实却是封建统治阶级官吏的“隶卒”。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一文中提到《三侠五义》时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鲁迅的批评和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不但如此，这些侠义之士，他们中大部分人物本身就是地主、渔霸，如丁氏双侠及五鼠均是。他们都富有田园，霸占水域，且拥有地主武装，他们平日对农民、渔民作威作福，巧取豪夺，而一旦得到官吏——从地方官吏到朝廷大臣的青睐，便马上卑躬屈膝，甘为效命。再进一步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赏识，如展昭受封为“御猫”一段，那简直奴颜婢

膝，无所不至了。至于书中宣扬封建迷信等思想，是必须摒弃的糟粕，那就更不待言了。

现在我想谈谈校订这书的经过。

为了尊重原著，我不作较大的改动。因此象《乌盆记》和《打棍出箱》那一类的怪异故事，特别是我认为太荒唐的第二十五、六、七回的阴差阳错故事，也只好不去动它。倘遇不致牵动全局的，我就径自删去。特别是讲因果报应的句子，我删得最多，不下数十处。

虽然有了一些修改，原作的精华都是照样地保存着。我只是尽我能力所及，去掉一些糟粕和不必要的叙述。

现在我要谈一下本书的作者问题。这部书并不是石玉昆的原本，石玉昆的《龙图公案》应该是唱本，由唱本一变而为无名氏的章回小说《龙图耳录》，再变方为问竹主人的这部《三侠五义》。

这部书最早是石玉昆的说书。宛平蔡省吾的未刊稿《北京艺人小志》上曾经说到石玉昆的说书道：“博学善辨，西派之超绝者，自著《三侠五义》等书，谈唱皆雅，出而声价便高，当时有接待神仙之目。歿后有《贊昆》子弟书，名重一时。书少歇时，有其徒代演一二小段，此刻人多便旋，故谓之车前子，言其利小水也。其书已传，稍失真，尚可观。”

《非厂笔记》说，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因为他久在北京卖唱，致被误为北京人，咸同时曾以唱单弦轰动一时。这样说来，他不仅会唱西调子弟书，也会唱牌子曲了。

蔡省吾所说的《贊昆》，又称作《叹昆》、《叹石玉昆》或《平昆论》，那是别人称赞石玉昆的一篇子弟书。开头就说石玉昆“曾到过关闭多年杂耍馆，红牌斜挑破园门。出入多人如蜂拥，我暗猜疑听书何必往来频。进园门一望园中本坐满，到屋内偏观座前有千人”。可见他极受人民的欢迎。甚至于有的人“恨

不能近身得受先生宠，意欣欣替他得意自己也提神”。他说书时，“则见他款动了三弦如施号令，满堂中万籁俱静，鸦雀无声。但显他指法儿玲珑，嗓音儿嘹亮，形容儿潇洒，字句儿清新。众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合心同悦众口同声”。甚至有“成群咂嘴”“陪衬书声”的。倘听众中稍有杂音，就会遭到全场的“惊看”和“瞪目”。

石玉昆所说唱的名为《包公案》，又叫《龙图公案》。当时乐善堂抄卖他的唱本，“按段抄卖，另有目录，要者定写”。（详见李家瑞的《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龙图公案》唱本一变而为无名氏的章回小说《龙图耳录》，意指听石玉昆说书以后记录下来的；《龙图耳录》又变为一八七一年间竹主人的《三侠五义》，方是现在的本子。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上所著录的“石派书”约三十八种，其中有《三国演义》故事《长坂坡》和《空城计》，也有《西游记》故事《八戒》和《通天河》。但最惹我们注目的却是《三侠五义》的故事，我把它与《三侠五义》回目合并的开在下面：《救主》、《盘盒》、《拷御》（第一回）、《小包村》（第二回）、《乌盆记》（第五回）、《七里村》（第八回）、《苗家集》（第十三回）、《范仲禹》（第二十三回到第二十七回）、《访玉猫》（第五十回到第五十八回）。此外还有《九头案》和《相国寺》，也是包公的故事。

赵景深

一九五八年一月于上海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修订

# 目 次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1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9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17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25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33
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44
第七回	得古今益完婚淑女	50
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55
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62
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69
第十一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76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82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87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92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97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103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108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115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121
第二十回	受魇魔忠良遭大难	126
第二十五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132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138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143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颠	149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155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161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167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72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78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183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陪罪	188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194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200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206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212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217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222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228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234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240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245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250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255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261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268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遭兴济贫忻逢赵庆	273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278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285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鸟告状	290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295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301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甯婆娘	309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315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321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计谋夜投蚯蚓岭	327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334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341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348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355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360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疃偷银惊恶徒	367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372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377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383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389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394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399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405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陪罪丫鬟丧命	409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414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420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426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433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賀豹狭逢紫髯伯	438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446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452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458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464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妆扮难叟	471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狲	477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483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489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494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500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506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513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518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524
第八十九回	憨锦箋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530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535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541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547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552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558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564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570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遇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576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580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586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遭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僮	592
第一百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598
第一百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603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608
第一百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614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619
第一百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625
第一百七回	榜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631
第一百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636
第一百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认识二千金	642
第一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647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妆	653
第一百十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	659
第一百十三回	钟太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	665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	670
第一百十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结姜铠	676
第一百十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	682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688
第一百十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奔神树岗	693
第一百十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699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	703

## 第一回

###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一日，早朝，文武班齐，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承奉接过，陈于御案之上。天子看罢，笑曰：“朕观此图，虽则是上天垂象，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毕，众臣皆散。

转向宫内，真宗闷闷不乐，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他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见驾，谁想二妃不宣而至，参见已毕，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节，妾妃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特请圣驾今夕赏月，作个不夜之欢。”天子大喜，即同二妃来到园中，但见秋色萧萧，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风瑟瑟，不禁心旷神怡。真宗玩赏，进了宝殿，归了御座，李、刘二妃陪侍。宫娥献茶已毕。天子道：“今日文彦博具奏，他道现时天狗星犯阙，主储君不利。朕虽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将来谁先谁后，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赐汝二人玉

玺龙袱各一个，镇压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对，内藏九曲珠子一颗，系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朕幼时随身佩带，如今每人各赐一枚，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李、刘二妃听了，望上谢恩。天子即将金丸解下，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立时刻字去了。

这里二位妃子吩咐摆酒，安席进酒。登时鼓乐迭奏，彩戏俱陈，皇家富贵自不必说。到了晚间，皓月当空，照得满园如同白昼，君妃快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觥筹交错。天子饮至半酣，只见陈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来细看，见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镌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赏了二妃。二妃跪领，钦遵佩带后，每人又各献金爵三杯。天子并不推辞，一连饮了，不觉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二妃又谢了恩。

天子酒后说了此话不知紧要，谁知生出无限风波。你道为何？皆因刘妃心地不良，久怀嫉妒之心，今一闻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宫，自那日归宫之后，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铺谋定计，要害李妃。谁知一旁有个宫人名唤寇珠，乃刘妃承御的宫人。此女虽是刘妃心腹，他却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见刘妃与郭槐计议，好生不乐。从此后各处留神，悄地窥探。

单言郭槐奉了刘妃之命，派了心腹亲随，找了个守喜婆尤氏；他就屁滚尿流，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一日，郭槐与尤氏密密商议，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细细告诉。婆子听了，始而为难。郭槐道：“若能办成，你便有无穷富贵。”婆子闻听，不由满心欢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对郭槐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郭槐闻听，说：“妙！妙！真能办成，将来刘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嘱咐临期不要误事，并给了好些东西。婆子欢喜而去。郭槐进宫，将此事回明，刘妃欢喜无限，专等临期行事。

光阴迅速，不觉的到了三月，圣驾至玉宸宫看视李妃。李妃参驾。天子说：“免参。”当下闲谈，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寿辰，便特派首领陈林前往御园办理果品，来日与八千岁祝寿。陈林奉旨去后，只见李妃双眉紧蹙，一时腹痛难禁。天子着惊，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驾出宫，急召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刘妃奉旨，先往玉宸宫去了。郭槐急忙告诉尤氏。尤氏早已备办停当，双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齐至玉宸宫而来。

你道此盒内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二人定的奸计，将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认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难看。二人来至玉宸宫内，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之物，那知其中就里。恰好李妃临蓐，刚然分娩，一时血晕，人事不知。刘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乱之际，将狸猫换出太子，仍用大盒将太子就用龙袱包好装上，抱出玉宸宫，竟奔金华宫而来。刘妃即唤寇珠提藤篮暗藏太子，叫他到销金亭用裙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寇珠不敢不应，惟恐派了别人，此事更为不妥，只得提了藤篮，出凤右门至昭德门外，直奔销金亭上，忙将藤篮打开，抱出太子。且喜有龙袱包裹，安然无恙。抱在怀中，心中暗想：“圣上半世乏嗣，好不容易李妃产生太子，偏遇奸妃设计陷害，我若将太子谋死，天良何在？也罢！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尽我一点忠心罢了。”刚然出得销金亭，只见那边来了一个人，即忙抽身，隔窗细看。见一个公公打扮的人，踏过引仙桥，手中抱定一个宫盒，穿一件紫罗袍绣立鳞，粉底乌靴，胸前悬一挂念珠，项左斜插一个拂尘儿，生的白面皮，精神好，双目把神光显。这寇承御一见，满心欢喜，暗暗的念佛说：“好了！得此人来，太子有了救了！”原来此人不是别人，就是素怀忠义、首领陈林。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手捧着金丝砌就龙妆盒，迎面而来。一见寇官人怀抱小儿，细问情由。寇珠将始末根由，说了

一回。陈林闻听，吃惊不小，又见有龙袱为证。二人商议，即将太子装入盒内，刚刚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祷告。祝赞已毕，哭声顿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罢，寇宫人急忙回宫去了。

陈林手捧妆盒，一腔忠义，不顾死生，直往禁门而来。才转过桥，走至禁门，只见郭槐拦住，道：“你往那里去？刘娘娘宣你，有话面问。”陈公公闻听，只得随往进宫，却见郭槐说：“待我先去启奏。”不多时，出来说：“娘娘宣你进去。”陈公公进宫，将妆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陈林参见。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一言不发，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才问道：“陈林，你提这盒子往那里去？上有皇封，是何缘故？”陈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园采拣果品，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专的。”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林，复又说道：“里面可有夹带？从实说来！倘有虚伪，你吃罪不起。”陈林当此之际把生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不怕，反倒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刘妃一见，连忙拦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么？”陈林叩头说：“不敢，不敢！”刘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罢！”陈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林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林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的说道：“去罢。”陈林这才出宫，倒觉的心中乱跳。

出了禁门，直奔南清宫内，传：“旨意到。”八千岁接旨入内殿，将盒供奉上面，行礼已毕。因陈林是奉旨钦差，才要赐座，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双膝跪倒，放声大哭。八千岁一见，吓得惊疑不止，便问道：“伴伴，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林目视左右。贤王心内明白，便吩咐：“左右回避了。”陈林见没

人，便将情由，细述一遍。八千岁便问：“你怎么就知道必是太子？”陈林说：“现有龙袱包定。”贤王听罢，急忙将妆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龙袱；只见太子哇的一声，竟痛哭不止，仿佛诉苦的一般。贤王爷急忙抱入内室，并叫陈林随入里面，见了狄娘娘，又将原由，说了一遍。大家商议，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候朝廷诸事安顿后，再做道理。陈林告别，回朝复命。

谁知刘妃已将李妃产生妖孽，奏明圣上。天子大怒，立将李妃贬入冷宫下院，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可怜无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谁伸诉？幸喜冷宫的总管姓秦名凤，为人忠诚，素与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谋；今见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监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谁知余忠更有奇异之处，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来做事豪侠，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因此秦凤更加疼爱他，虽是师徒，情如父子。他今见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设计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来，也只得罢了。

且说刘妃此计已成，满心欢喜，暗暗的重赏了郭槐与尤氏，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满足，恰恰也产了一位太子，奏明圣上。天子大喜，即将刘妃立为正宫，颁行天下。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了。待郭槐犹如开国的元勋一般；尤氏就为掌院，寇珠为主宫承御。清闲无事。

谁想乐极生悲，过了六年，刘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呜呼。圣上大痛，自叹半世乏嗣，好不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心疼的呢。因为伤心过度，竟是连日未能视朝。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天子召见八千岁，奏对之下，赐座闲谈，问及世子共有几人，年纪若干。八千岁一一奏对，说至三世子，恰与刘后所生之子岁数相仿。天子闻听，龙颜大悦，立刻召见，进宫见驾。一见世子，不由龙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乐，病就好了。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

封为东宫守缺太子。便传旨叫陈林带往东宫参见刘后，并往各宫看视。陈林领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阳正院朝见刘后，并启奏说：“圣上将八千岁之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命奴婢引来朝见。”太子行礼毕。刘后见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样，心内暗暗诧异。陈林又奏还要到各宫看视。刘后说：“既如此，你就引去，快来见我，还有话说呢。”陈林答应着，随把太子引往各宫去。

路过冷宫，陈林便向太子说：“这是冷宫，李娘娘因产生妖物，圣上将李娘娘贬入此宫。若说这位娘娘，是最贤德的。”太子闻听产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几分不信。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聪，如何信这怪异之事？可也断断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进去看视。恰好秦凤走出宫来，（陈林素与秦凤最好，已将换太子之事悄悄说明：“如今八千岁的世子就是抵换的太子。”秦凤听了大喜。）先参见了太子，便转身进宫奏明李娘娘。不多时，出来说道：“请太子进宫。”陈林一同引进，见了娘娘，他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正是母子天性攸关。陈林一见，心内着忙，急将太子引出，仍回正宫去了。

刘后正在宫中闷坐细想，忽见太子进宫面有泪痕，追问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隐瞒，便说：“适从冷宫经过，见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实不忍，奏明情由，还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劝解劝，使脱了沉埋，以慰孩儿凄惨之忱。”说着，说着，便跪下去了。刘后闻听，便心中一惊，假意连忙搀起，口中夸赞道：“好一个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说便了。”太子仍随着陈林上东宫去了。

太子去后，刘后心中那里丢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适才太子进宫，猛然一见，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见了李妃之后，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宫去，并未勒死，不曾丢在金水桥下？”因又转想：“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难道寇珠擅敢将太子交与陈林，携带出去